

遺言類記

中

9
3640
2



相
2282
卷
2

門
口 9
號 3640
卷 2

遺言類記卷之三

吉江忠孝

淺山

志

齊
氏

同
書

答友人書 節錄

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

安藝 吉村駿 輯

維祺字介孺，號豫石，新安人。祖母牛氏，以守節被旌。父孔學，事母孝，捐粟千二百石。振饑，兩旌孝義。維祺舉萬曆癸丑進士，除袁州推官，入為吏部主事。光熹之際，上疏請慎起居，擇近侍，防微杜漸，與楊左相唱

和也。累轉至郎中，告歸。是時魏忠賢毀天下書院，以學為諱。維祺立芝泉講會，幾中危禍。崇禎初起，尚寶卿。三年陞南京戶部右侍郎，總督糧儲。六年陞南京兵部尚書。八年賊犯江北，遣參將趙世臣戍浦口。臣潰走南京，震言官復劾他事，遂落職。為民時，父孔學避賊洛陽，乃歸，留洛立伊洛會及門二百餘人，著孝經本義成。上之。十二年洛陽大饑，勸福王常洵散財餉士，以

振人心。王不省，乃盡出私廩，設局振濟。事聞，復官。然饑民多從賊者。河南賊復大熾，無何李自成大舉來攻。維祺分守洛陽北城，夜半總兵王紹禹之軍有騎而馳者，周呼於城上，城外亦呼而應之。於是城陷，賊有識維祺者曰：子非振饑，曷尚書乎？我能活爾，爾可以間出。維祺不應，賊擁之去。時福王匿民舍，賊迹而執之，遇維祺於道。維祺昂首請王曰：死生命也，綱常至重，毋屈。

膝於賊已而賊害王酌其血禱鹿醢飲之
曰此福祿酒也維祺大罵賊賊按其項使
跪不屈延頸就刃而死時十四年之正月
某日也年五十有五贈太子少保祭葬廕
子如制而維祺之家在新安者十六年城
陷家亦破弟維結字泰孺由選貢生為樂
平知縣者也至是解職歸亦抗節死福王
立於南京加增維祺太傅謚忠節

天下第一等事是何人做天下第一等人是從
何事做起可惜終身憧憧擾擾虛度光陰到風
過花飛時究竟攜得甚物去只落一場空以此
思之何重何輕何真何幻何去何從自有能辨
之者然而眼界不開由願力不堅願力不堅所
以眼界愈不開故知學問下手時不可不以豪
傑自命也挺然特立不隨流俗與古為徒庶幾
千古不朽

案有明殉難之士建文之變有若方孝孺
鐵鉞宸濠之叛有若孫燧許逵者蓋有其
時必有其人矣况流賊之禍蔓延天下士
大夫守節罹其慘毒者未易更僕而數今

姑錄呂尚書以下卓然者以成編嘗謂忠義之氣雖根於所性而又由乎其所養焉故其平居講學立言即今日遭變處時之所遵蹈者因揭忠節此言以發之

傳宗龍字仲綸昆明人崇禎十四年總督陝西軍務當是之時李自成有衆五十萬陷河北犯開封羅汝才復自南陽趨鄧浙與合兵帝命宗龍專辦自成議盡括關中兵餉以出與保督楊文岳會賀人龍李國奇將秦兵虎大威將保兵共結浮橋渡河合兵趨項城自成汝才亦結浮橋於上流

覘官軍至盡伏精銳於林中陽驅諸賊自浮橋西渡宗龍文岳兩軍並進次孟家莊諸軍散行墟落以求芻牧賊突起林中搏官軍秦兵保兵俱潰文岳奔項城宗龍分秦兵獨立營賊築長圍以困之食盡宗龍殺馬騾享軍馬騾盡殺賊取其屍分噉之營中火藥鉛子矢並盡宗龍簡士卒夷傷死喪之餘有衆六十潛勒諸軍突賊營殺千餘人潰圍出諸軍星散宗龍徒步率軍

且戰且走未至項城八里賊追及之被執
賊呼於門曰我秦督官軍也請啓門納秦
督宗龍大呼曰我秦督也不幸墮賊手左
右皆賊耳毋為所給賊唾之宗龍罵曰我
大臣也殺則殺耳豈能為賊賺城以緩死
我賊抽刀擊之中腦而仆復厲聲罵賊到
耳鼻死城下詔加太子少保謚忠壯文岳
字斗望與僉事王世琮為賊所執賊擁二
人見自成厲聲罵賊賊怒縛之以大砲擊
之洞胸糜骨而死世琮字仲發嘗為汝寧
推官討土寇流矢貫耳不為動時號王鐵
耳者也

汪喬年字歲星遂安人崇禎十四年巡撫
陝西時李自成已破河南傳宗龍敗歿於
項城喬年流涕歎曰傳公死討賊無人矣
已詔擢高年代宗龍明年二月入襄城分
總兵賀人龍鄭嘉棟牛成虎軍駐城東四
十里逼郟城而軍自勒兵駐城外賊至三

帥奔軍大潰。喬年歎曰：此吾死所也。率步
兵千餘入城守。賊穴地實火藥攻城。喬年
亦穿阱視所鑿，長矛刺之。賊礮擊，喬年坐
燾，雉堞盡碎。左右環泣請避之。喬年怒以
足蹴其首曰：汝畏死，我不畏死也。城陷，巷戰
殺三賊，自頸不殊，為賊所執。大罵賊，割其
舌磔殺之。五千餘人從之死。

李可從字信吾，西安盩厔人，以壯武為百
夫長。崇禎壬午，督師汪高年討賊，監紀孫
兆祿偕可從以行。時賊勢大張，官軍累敗，
可從瀕行，抉一齒與其婦彭曰：戰危事，不
捷，吾當委骨沙場。子其善教兒矣。中途三
寄書以兒為念，竟戰死。子顯字中孚，時年
甫十六，赴聞彭欲以身殉，顯哭曰：母殉，父
固宜。然兒亦必殉。母如是，則父且絕矣。彭
氏制涕撫之。然家貧無以為生，其親族謂
之曰：可令兒傭以餬口，或言可給事縣廷，
則母子不致有凍餒。彭氏皆不可。惟督以

讀書勵行。母子相依。或一日不再食。或連日不舉火。恬如也。但聞其教兒甚遠。大里巷笑之。而母不顧。顯乃果能自拔於流俗。終成大儒。初彭氏葬。可從之齒。以待身後。合葬。顯累欲之。襄城招鬼。而以母老不能遠出。且懼傷其心。及母卒。服闋。庚戌始徒步至襄城。繞城徧覓遺骨。不得。乃為文禱於社。服斬衰。晝夜哭不絕聲。淚盡。繼以血。襄城令張允中聞之。出迎。適館不可。乃亦為之禱。卒不得。顯設招鬼之祭。狂號。允中議為可從。立祠。且造塚於故戰場。以慰孝子之心。常州太守駱鍾麟前令塾。屋師事顯。至是聞之。已至襄城。謂祠事未能。旦夕竣。請南下謁道南書院。以發顧高遺書。且講學。以慰東林餘望。顯赴之。凡講學於無錫。江陰。宜興。間忽靜中涕下如雨。擗胸而泣。曰。不孝此行為何事。竟喋喋於此。雖得見顧高諸公書。亦何益。申旦不寢。即戒行。

衆固留不得會祠事且畢亟還襄城宿祠
下夜分鬼聲大作蓋顯祝於父祠願以五
千遊魂同返關中故也允中乃為之設祭
祀喬年配以可從且設長筵遍及同時死
者顯伏地大哭觀者皆哭於是立碑曰義
林招魂之碑顯取其塚土西歸告於母墓
附之齒塚中更持服如初喪癸丑陝督鄂
爾泰以隱逸薦固辭以疾牘八上得旨俟
病痊敦促入京自是督撫歲時來問起居
欲具車馬伴送遂稱廢疾長卧不起尋部
臣以海內真儒薦顯固稱疾篤舁其牀至
行省大吏親至榻前憇通遂絕粒水漿不
入口者六日大吏猶強之顯乃突出佩刀
自刺於是諸官屬駭絕始得予假療治已
復歎曰此事恐不死不止所謂生我名者
殺我身不幸有此皆生平學道不純洗心
不密不能自晦所致戒其子曰我日抱隱
痛自期永栖聖室平生心跡惟在聖室錄

感一書今萬一見逼死宜鹿衣白棺即以
 是書殉厝室中三年後葬母受弔使使我
 泉下重有憾自是當道亦不復敦迫荆扉
 反鐫弗與世通雖舊生徒亦罕覲惟吳中
 顧炎武字寧人號亭林初起兵從夏允彝後清主欲致之炎武令門人之在京者辭曰刀繩具在無速我死至則款之越年清聖祖西
 巡欲見之令陝督傳旨顯又以廢疾辭特
 寵賜閔中大儒四字以顏其廬晚歲遷居
 富平四方之士不遠而至稱為二曲先生

子二慎言慎行皆能守父志云

二曲先生事畧曰當是時北方孫先生夏峯南方黃先生梨洲西方則先生時論以為三大儒然先生獨於饑寒清苦中篤志潛修守道愈嚴而耿光四出無所憑藉拔萃超羣尤為莫及

案明史信吾姓名鄉貫僅見于汪喬年傳未其事不可得而詳焉此篇亦宜不必表出然而二曲先生以理學真儒而終身不污於覺羅氏官爵其正大高明之節顯宇宙者寧可不知其所原哉夫揚名以顯父母孝子之心孰不然而况其父之殉忠母氏之善教有足以傳者乎先生辭聘書曲陳其情事懇諄悽惻讀之不禁淚下然未錄及之也

孫傳庭字百雅。賊殺陝督汪喬年。命傳庭往代。明年進兵部尚書。改稱督師。八月發兵潼關。分道討李自成。次閿鄉。遂破賊寶豐。轉戰至邾縣。尾自成。幾獲賊。奔襄城。大軍進逼之。賊懼謀降。時大軍皆露宿。與賊持久。雨道澀。糧車不能前。士饑攻邾破之。獲馬羸。噉之立盡。雨七日夜不止。後軍諱於汝州。賊率精騎大至。官軍接戰。陷賊伏中。賊乘之。官軍大敗。賊空壁躡我。一日夜官軍狂奔四百里。至於孟津。死者四萬餘。傳庭單騎由閿鄉渡。賊乘勝破潼關。傳庭躍馬大呼而歿於陣。屍竟不可得。傳庭死。關以內無堅城矣。初傳庭之出師也。自分必死。顧語妻張夫人曰。爾若何。夫人曰。丈夫報國耳。毋憂我。及西安破。張率二女三妾沉於井。揮其八歲兒世寧。亟避賊去之。兒踰牆墮民舍中。一老翁收養之。長子世瑞聞之。重趼入秦。得夫人屍井中。面如生。

翁歸其弟世寧相扶携遠道路見者知與不知皆泣下傳庭死時年五十有一矣或謂傳庭未死者帝疑之故不予贈廕傳庭死而明亡矣

蔡懋德字維立號雲怡崑山人少慕王守仁為人著管見宗良知之說萬曆中登進士崇禎初為江西提學副使以拔本塞源論教諸生遷浙江右參政分守嘉興禽劇盜屠阿丑十四年巡撫山西明年討平大盜王冕十六年李自成破潼關據西安盡有三秦懋德師次平隱連章告急請禁旅及宣府大同兵為援不報乃以疲卒三千當百萬狂寇時大原洶洶晉王手教趣懋德還省乃三分其麾下士以二千人守平陽親引千人馳入大原明年正月自成稱王於西安賊既渡河轉掠河東列城皆陷有詔以郭景昌代懋德自成遣偽使誘之降懋德梟使者首竿之以令眾或請出城

後代懋德不可曰吾封疆臣死封疆耳此時存亡呼吸奈何藉口解任以自便哉遂誓士民乘城二月五日賊怒懋德殺使者悉其衆五十萬抵城下先是懋德度郭外要害地瘞礮以待賊至適營其上乃夜募壯士發礮殲衆無算自成亦幾殆益大怒揮衆肉薄攻城明日大風拔樹揚沙石天晝晦守陴者皆不能立賊遂登城懋德先草遺表懷之至是北面再拜以付友人賈士璋間道達京師而身督麾下防戰久之知勢不支語人曰吾學道有年已勘了死生今日吾致命時也即自頸麾下持之總兵應時盛請下城巷戰懋德上馬時盛持矛突殺賊數十人至炭市口賊騎充斥時盛呼曰出西門懋德遽下馬曰我當死封疆諸君自去衆復擁懋德上馬至水西門懋德叱曰諸君欲陷我不忠耶復下馬據地坐時盛已出城殺妻子復斫門耶復下馬據地

曰請與公俱死遂偕至三立祠懋德從容
 登祠堂北向叩首呼曰臣力竭矣不敢不
 以死報乃解腰帶自縊於祠之東梁時盛
 取弓弦自經監司蘭剛中字坦生被執賊
 說之降大罵曰豈有蘭坦生屈膝求活者
 乎賊殺之首既墮復躍起丈餘賊皆辟易
 自懋德而下大原死事凡四十有六人福
 王立於南京禮部尚書顧錫疇上疏乞褒
 懋德詔予祭葬建祠謚忠襄

汪琬曰公之涖大原僅二年所自秦
 瓦解以後內無宿飽之儲外無蛇蟻子
 之援張空考裏捋腹力與席狼相拒及其
 末也啖之以利而不厭詠之以死而
 悔殺身授命完節地下豈倉卒所能辨哉
 公蓋素主王文成公之學至老猶聚諸生
 講論不輟方公為舉子得傳習錄讀之歎
 曰聖學淵原在是吾今而後知所宗矣故
 其言學也以致知格物為根要以至誠為
 歸宿以發憤疑問深造自得為功夫然後
 知公之死也期以不愧所謂學者不負君父
 即孔子所謂成仁孟子所謂舍生取義是
 也諒誠大有間矣

尤世威榆林衛人李自成陷西安傳檄榆
 林布政司都任集諸將議城守衆推世威

為守帥守具未備賊已抵城下諸將力戰殺賊無算賊益衆來攻城遂破世威等猶督衆巷戰婦人豎子亦發屋瓦擊賊賊死相枕藉既而力不支任闔室自經死世威縱火焚其家揮刀突戰殺賊千計賊大至殺傷殆盡無一降者闔城婦女俱自盡諸將死事者數百人榆林為天下勁兵處頻年餉絕軍士饑困而殫義殉城志不少挫闔城男子婦女無一人屈節辱身者其忠烈又為天下最云

周遇吉錦州衛人少有勇力守武寧關李自成薄之遇吉設大礮殺賊萬人會火藥盡或曰賊勢重可歎也遇吉曰戰三日殺賊且萬若輩何怯邪能勝之一軍盡為忠義方一不支縛我予賊若輩可無恙於是開門奮擊殺賊數千人賊引兵復進我兵大敗遇吉揮短刀力鬪自被矢如蝟竟為賊執大罵不屈賊懸之高竿叢射殺之復

言言卷之三
鬻其肉城中士民感遇吉忠義巷戰殺賊不可勝計其舍中兒先從遇吉出鬪死亡略盡夫人劉氏素勇健率婦女數十人據山巔公解登屋而射每一矢斃一賊賊不敢逼縱火焚之闔家盡死城中士民無降者福王時贈遇吉太保謚忠武列祀旌忠祠

黃世清字澄海賊犯商州世清憑城守有奸民投賊至城下說降世清佯與語發礮斃之懸其首城上曰懷二心者視之士民皆効死礮矢盡繼以石石盡婦人掘街砌繼之城陷世清坐堂上麾其僕朱化鳳去化鳳願同死執至賊帥營世清植立賊欲屈之化鳳曰吾主堂堂憲司肯拜賊邪賊先殺之世清終不屈與一家十三人皆遇害

闖獻之禍慘酷可勝言哉然其初不過烏合之噪兵而饑民附之耳未嘗根株

蟠踞如南贛諸賊也。然而王新建曾勦滅之，而傅沆諸將相繼出征，終之以死，而國隨以亡，何也？蓋內已有魚爛之殃，而外又成金元之形，天下大勢非復前日之比也。當是時，忠烈之士奮不顧身者，亦惟致其志也已。抑有明養士之效，又可以見矣。

遺言類記卷之四



安藝 吉村駿 輯

衣襟詔

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流賊李自成犯京師。十九日丁未，莊烈帝殉社稷，文臣死國者，東閣大學士范景文而下，凡二十一人。美今就史傳略述其事，以列詔書之下云。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

見祖宗於地下。去朕衣冠，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

案清世祖嘗過昌平道經莊烈帝陵淒然泣下酌酒於陵前遂為文而禮祭之蓋國君死社稷正也然自古蒙難之主能守其正者歟矣况其英風義烈如帝乎宜矣使興國之主愛敬不能已也今揭此詔以見其君臣相盡之義云

范景文字夢章吳橋人幼負器識萬曆中進士崇禎十五年拜工部十七年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未幾李自成破宣府烽火逼京師有請帝南幸者命集議

閣中景文曰固結人心堅守待援而已此外非臣所知及都城陷趨至宮門宮人曰駕出矣復趨朝房賊已塞道從者謂易服還郊景文曰駕出安歸就道旁廟草遺疏復大書曰身為大臣不能滅賊雪恥死有餘恨遂拜辭闕墓赴雙塔寺旁古井死其妾亦自經景文死時猶謂帝南幸也贈太傅謚文貞

倪元璐字玉汝上虞人天啓二年進士改

庶吉士莊烈帝踐祚魏忠賢已伏誅矣楊

維垣者逆奄遺孽也竝詆東林崔魏元璐

不能平上疏辨之尋進侍講十六年拜戶

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十月命兼吏部事元

璐數請解職明年二月命以原官專直日

講踰月京師陷元璐整衣冠向闕北謝天

子南謝母索酒招二友為別酬漢壽亭侯

像前曹操表封關羽為漢壽亭侯大書几上曰南都尚

可為死吾分也勿以衣衾歛暴我屍聊志

吾痛遂南向坐取帛自縊而死三日後賊

突入見之顏色如生賊驚避他去一門殉

節十三人贈少保吏部尚書謚文正

李邦華字孟闇吉水人十八日外城陷走

宿文信國祠明日內城亦陷乃三揖信國

曰邦華死國難請從先生於九原矣為詩

曰堂堂丈夫兮聖賢為徒忠孝大節兮誓

死靡渝臨危授命兮吾無愧吾遂投繯而

絕賊至見其冠帶危坐爭前執之乃知其

死驚避去謚忠文

王家彥字開美蒲田人奉命守安定門秦
晉二王欲上城家彥曰二王降賊即賊也
賊安得上頓足哭詣宮門請見不得入黎
明城陷家彥投城下不死自縊於民舍遭
賊焚殘其一臂僕收其餘體焉謚忠端

孟兆祥字允吉山西澤州人賊薄都城奉
命守正陽門城陷兆祥曰社稷已覆吾將
安之自經於門下長子童明字綱宜甫成

進士兆祥揮之曰我死汝可去對曰君父
大節也君亡父死我何生為乃投繯於父
之側兆祥妻呂童明妻王相向哭既而曰
彼父子死忠矣我二人獨不能死乎皆自
縊兆祥謚忠貞童明謚忠愍

施邦曜字爾韜餘姚人萬曆中進士後進
南京通政使入都陞見陳學術吏治用兵
財賦四事出都三日帝命中使召還曰南
京無事留此為朕效力時崇禎十六年也

明年賊薄近郊。邦曜語兵部尚書張縉，
縉檄天下兵勤王。縉彥慢不省。邦曜大息而
去。城陷，趨長安門，聞帝崩，慟哭曰：君殉社
稷矣。臣子可偷生哉！題詞於几曰：愧無半
策匡時難，但有微軀報主恩。即解帶自縊。
僕救之，蘇叱曰：若知大義，毋久留我死賊
滿衢巷，不得還郎舍。望門求縊，輒為居民
所麾，乃命家人市信石，雜燒酒，即途中服
之，血迸裂而卒。邦曜少好王守仁之學，以
理學文章經濟三分其書而讀之。慕義無
窮，魯時生者里同年生也。官庶吉士，歿京
師。邦曜手治含斂，以女妻其子，嘗買一婢，
命洒掃。至東隅，捧篋凝視而泣，怪問之曰：
此先人御史宅也。時墮環茲地，不覺淒愴
耳。邦曜即分嫁女資，擇士人歸之。其薦於
內行如此。謚忠介。

凌義渠字駿甫，烏程人。得帝崩，問負墻哀
號，首觸柱，血被面。門生勸無死，義渠厲聲

曰爾當以道義相勗何姑息為揮使去據
九端坐取平生所好書籍盡焚之曰無使
賊手污也旦日具緋衣拜闕作書辭父有
白盡忠即所以盡孝能死庶不辱父乃繫
帛奮身絕吭而死年五十二謚忠清

馬世奇字君常無錫人城陷世奇方早食
投筋起曰嗟乎吾不死安之其僕曰如太
夫人何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遂作書
別母二妾朱李盛飾前世奇訝曰若以我

死將辭我去耶對曰聞主人盡節我二人
來從死耳世奇曰有是哉二妾竝入室自
經世奇端坐引帛自縊死先是兵部主事
成德將死貽書以慷慨從容二義質焉世
奇曰勉哉元升吾人見危授命吾不為其
難誰為其難者與君携手黃泉預訂斯盟
無忘息壤矣謚文忠

吳麟徵字聖生海鹽人奉命守西直門城
陷將還邸已為賊所據乃入道傍祠作書

訣家人曰祖宗二百七十餘年宗社一旦至此雖上有亢龍之悔下有魚爛之殃而身居諫垣無所匡救法當褫服殮用角巾青衫覆以單衾藉以布席足矣茫茫泉路咽咽寸心所以瞑予目者又不在于此也罪臣吳麟徵絕筆書畢解帶自經家人救之甦環泣請曰待祝孝廉至一訣可乎許之祝孝廉名淵嘗救劉宗周下獄與麟徵善者也明日淵至麟徵慷慨曰憶登第時

夢隱士劉宗周吟文信國零丁洋詩今山河碎矣不死何為酌酒與淵別遂自剄淵為視含殮宿柩下者旬日而去謚忠節

案先生與祝孝廉並為劉忠節弟子而忠節於先生但以朋輩待之如蔡季通例祝字開美及杭州失守方葬毋趣竣工還家設祭即投繯而卒踰二日忠節餓死

周鳳翔字儀伯浙江山陰人京師陷李自成據御坐受朝賀鳳翔至殿前大哭急從左掖門趨出歸邸作書辭二親有曰男今日幸不虧辱此身貽兩大人羞吾事畢矣

罔極之恩無以為報矢之來世復題詩坐
間自經詩曰碧血九原依聖主白頭二老
哭忠竟天下悲之二妾從之俱死謚文節
劉理順字復禮杞縣人賊入城理順大書
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
然酌酒自盡妻萬妾李子孝廉並婢僕十
八人闔門縊死賊多中州人入唁曰此吾
鄉杞縣劉狀元也居鄉厚德何遽死羅拜
號泣而去時謂臣死君妻死夫子死父僕

死主一家殉難者以劉狀元為最謚文正
汪偉字叔度休寧人聞賊近都城遺書友
人曰京師單弱不惟不能戰亦不能守一
死外無他計也及賊犯闕偉怵懔累日不
食已而城陷歸寓語妻耿氏善撫幼子耿
泣曰我獨不能從公死乎偉趨吳給事甘
米所約同殉難歸與耿呼酒命酌大書前
人語於壁曰志不可屈身不可降夫婦同
死節義成雙為兩縶於梁間偉就右耿就

左既皆縊，取復揮曰：止止，雖在顛沛，夫婦之序不可失也。復解纆，正左右序而死。謚文烈。

吳甘來字和受，新昌人。賊薄都城，兄泰來至，寓執手泣曰：事勢至此，奈何？甘來曰：有死無二義也。城陷，有言駕南幸者，甘來曰：主上明決，必不輕出，乃疾走皇城，不得入。返寓，有勸潛遁者，甘來曰：今不能調兵殺賊，顧欲苟全求活耶？遂作書，以後事屬其

兄弟，檢几上疏草曰：當賊寇縱橫，徒持議論，無益毫末，盡取焚之，毋釣後世名。遂賦絕命詩一首，引冠帶自縊死。謚忠節。

王章字漢臣，武進人。巡城至阜城門，賊緣堞而上，從人駭走。賊持刀問曰：降否？章叱之曰：不降。賊攢槊刺殺章而去。抵暮，家人覓屍，猶一手據地，坐張口，怒目勃勃如叱。賊狀妻姜聞之，一慟而絕。謚忠烈。子之桂後亦死，難於閩，甚烈，與章同。

陳良謨字士亮，鄞人。嘗夢拜文文山於堂下。文山揖之上，公與予先後一揆，何下拜為覺而異之。及京城陷，方移疾卧。郎中一慟，幾絕。自是水漿不入口。或勸之無死，不答。謂邑子李天葆曰：「吾為國死，義不顧家。惟是母老先君莫葬，繼享未定，須一言耳。」因賦詩付天葆。未幾聞帝崩，大慟曰：「主上不冕服，臣子敢具冠帶乎？」吾巾褻安所得。明中，天葆以巾進。良謨著巾起入戶，妾時氏隨之，遂與妾俱自縊死。謚恭愍。時氏京師人，年十八，良謨踰五十無子，以禮納之。侍良謨百三日耳。

陳純德字靜生，零陵人。為諸生，以學行稱。督畿輔學政，將出按部，都城陷，賊下令百官以某日入見。眾攝純德入，還郎慟哭。遂自經京山。人秦嘉來買地葬之，永定門外立石表墓焉。謚恭節。

申佳允字孔嘉，永年人。聞李賊破居庸，歎

曰京都不守矣君父有難焉逃死馳入都
遍謁大臣為畫戰守策皆不省貽子涵光

字和孟
號聰山

書曰行己曰義順數曰命義不可

背也命不可違也天下事莫不壞於貪生
而畏死死於疾死於利死於刑戮於房幃
於鬪戰均死也死數者不死君父蓋亦不
善用死矣今日之事君父之事死義也猶
命也我則行之京師陷冠帶辭母策馬至
王恭廠從者請易服以避賊佳允曰吾起

微賤食祿十三年國事至此敢愛死乎兩
僕環守不去給之曰吾不死也將擇善
地焉下馬旁見灌畦巨井急躍入僕號呼
欲出之佳允亦呼曰告太安人有子作忠
臣勿過傷也遂死年四十二謚節愍

成德字元升霍州人賊報急即致書同年
馬世奇曰主憂臣辱我等不能匡救貽禍
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耳及帝崩梓宮暴
露東華門德以雞酒哭奠梓宮前賊露刃

通言卷之四
賜視之不為動。莫畢歸家，跪母張氏前哭。母曰：吾知之矣。入室自縊死。妻張亦死。一子六歲，德撲殺之。然後自殺。謚忠毅。

許直字若魯，如臯人。賊薄都城，約同官出。資饗士，為死守計。城陷，賊令百官報名。直曰：身可殺，志不可奪。有傳帝南狩者，直將往從。見賊騎塞道，出門輒返，曰：四方兵戈，駕焉往？國亂不匡，君危無濟，我何生為？已知帝崩，一慟幾絕。客以七十老父為解，直

曰：不死辱及所生，賦絕命詩六章，闔戶自經。越旦視之，神氣如生。謚忠節。直有族子德溥者，在南聞莊烈帝崩，大哭數日。揚州陷，又哭數日。每獨坐，輒慟哭，食必以崇禎錢一枚置几上，祭而後食。食已復哭。又刺其兩臂，曰：生為明臣，死為明鬼。事竣死。西市。

金鉉字伯玉，武進人。少有大志，以聖賢自期。許崇禎改元，成進士，改揚州府教授。日

訓諸生闢濂洛正學燕居言動俱有規格
 諸生嚴憚之中宦張夔憲劾鉉落職鉉杜
 門謝客躬爨以養父母十七年始起兵部
 主事賊逼京師鉉奔告母母可且逃匿兒
 受國恩義當死鉉母章時年八十餘笑呵
 曰爾受國恩我獨不受國恩乎廡下井是
 我死所也鉉哭而去城破趨入朝宮人紛
 紛出知帝已崩即投金水河家人爭前挽
 之鉉怒口噬其臂得脫遂躍入水水淺濡

首泥中乃絕年三十五母聞即投井妾隨
 之皆死金水河冠袍泛泛見水上內官群
 視之曰此金兵部也弟錄辨其屍歸如禮
 而殮事竣錄自經鉉謚忠節

黃宗義曰先生嘗問學於戴山先師某過其家門巷蕭然殘杯冷炙都中縉紳之士清修如先生者蓋僅見耳

福王時文武諸臣殉難者並予贈蔭祭
 葬且建旌忠祠於都城以褒揚義烈而
 以六等罪治諸從逆者嗟乎死一而已

矣而衮鉞之報昭然如身後之為人臣者可不鑒諸

遺言類記卷之五

安藝 吉村駿 輯

殉難詩三首

劉忠端公宗周

宗周字起東號念臺山陰人父坡為諸生母章氏妊五月而坡亡既生宗周家酷貧

携之育外家

南疆釋史勸本曰戴山先生未生秦臺公亡故號曰念臺

幼從外大父南州章公學家貧無衣綿外家為之製綵袍落拓如襤及長猶衣之嘗以就學壽昌烈日中後以宗周大父老疾走百里一足遂孿

歸事之析薪汲水持藥糜然體孱甚母常
憂念之不置遂成疾以貧故忍而不治萬
曆二十九年宗周成進士母卒於家奔喪
為聖室中門外日哭泣其中服闋選行人
請養大父母及遭喪哀瘠如初天啓改元
起禮部主事時魏忠賢初用外廷未有言
者乃上疏言魏忠賢導皇上戲劇逐諫臣
勢將指鹿為馬今東西方用兵奈何以天
下委閹豎乎尋以國法未伸請戮崔文昇

以正弑君之罪陞尚寶太僕卿移疾歸四
年起右通政未赴而冢宰趙南星等斥逐
朝局盡變乃疏辭陳入臣進退之義忠賢
以矯情獻世削其藉崇禎元年冬召為順
天府尹辭不允明年九月入都上疏曰陛
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然程效太急不免
見小利而速迫功何以致唐虞之治帝以
為迂濶然歎其忠未幾京師戒嚴帝不視
朝章奏多留中不報又令百官進馬宗周

曰是必有以遷幸動上者乃詣午門叩頭
諫曰國勢強弱視人心安危乞陛下出御
皇極門延見百僚明言宗廟山陵在此固
守外無他計俯伏待報自晨迄暮中官傳
旨乃退時樞輔諸臣多下獄者宗周言國
事至此諸臣負任使無所逃罪陛下亦宜
分任咎三年以疾在告進祈天永命之說
周延儒溫體仁見疏不懌擬旨詰之且令
陳足兵足餉之策條畫以對延儒體仁不

能難為京尹政令一新武清伯蒼頭毆諸
生宗周捶之枷武清門外嘗出見優人籠
篋焚之通衢恤單丁下戶尤至居一載謝
病歸都人為罷市八年降詔召入對文華
殿帝問人才兵食及流寇猖獗狀宗周言
今急宜以收拾人心為本帝又問兵事對
曰禦外以治內為本內治修遠人自服帝
用為工部左侍郎踰月上痛憤時艱疏言
陛下銳意求治而二帝三王之道未暇講

求施為次第猶多未得要領者治術尚刑
 名政躰歸叢脞天下事日壞而不可救疏
 入帝怒已而意解欲大用之遂不用其秋
 三疏請告去至天津聞都城被兵乃上疏
 極言溫體仁奸邪致刑政乖舛及宦官不
 宜總軍務帝大怒體仁亦上章力詆遂斥
 為民東林列傳云歸家啓載山書院從
 遊累十人梓兩述人譜以授學者十
 四年九月吏部缺左侍郎廷推不稱旨帝
 臨朝而嘆謂大臣如劉宗周清正敢言可

用也遂以命之再辭不得乃趨朝道中進
 三劄一曰明聖學以端治本二曰躬聖學
 以建治要三曰重聖學以需治化凡數千
 言帝優旨報之明年八月擢左都御史踰
 月入見帝曰卿力行以副朕望乃上言建
 道揆貞法守崇治體清伏奸懲官邪飭吏
 治六事帝褒納焉召對中左門御史楊若
 槁薦西洋人湯若望善火器請召試宗周
 劾之曰迺來邊臣不講戰守屯戍之法專

恃火器國威所以愈頓也且十五年來陛下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不追禍始更絃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補目前罅漏非長治之道也帝變色曰前不可追善後安在對曰在陛下開誠布公公天下為好惡合國人為用舍進賢才開言語與天下更始帝曰目下烽火逼畿甸且國家敗壞已極當如何對曰武備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論者但論才望不問操守未有操

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軍士畏威者若徒以議論捷給舉動恢張稱曰才望取爵位則有餘責事功則不足何益成敗哉帝曰濟變之日先才而後守對曰前人敗壞皆由貪縱故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後才帝曰大將別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對曰他不具論如范志完操守不謹大將偏裨無不由賄進所以三軍解體由此觀之操守為主帝始色解勅宗周起於是出奏曰陛

下方下詔求賢姜垓熊開元遽以言得罪國朝無言官下詔獄者有之自二臣始終於國體有傷帝怒曰朕處一二言官如何傷國體遂斥為民歸二年而京師陷宋周徒步荷戈詣杭州以發喪討賊責巡撫黃鳴駿曰哀詔未至何故發喪且今當靜以鎮之宋周勃然曰嘻此何時安所得哀詔哉君父變出非常公專聞外不思枕戈泣血激勵同仇顧藉口鎮靜作遜避計耶於

是發喪哭臨畢與朱大典章正宸熊汝霖召募義旅將發而福王立於南京起宋周故官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自稱草莽孤臣疏陳時政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亦何以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氣至討賊次第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一曰慎爵賞以肅軍情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又言今日問罪之師當自中外

諸臣不職者始詔納其言宣布史官中外為悚動而馬士英高傑劉澤清深疾之宋周連疏請告不得命遂抗疏劾士英王優詔荅之而促其速入士英大怒佯具疏辭位且揚言於朝曰劉公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其私人朱紗鏤遂劾宋周而澤清傑日夜謀所以殺之不得乃遣客十輩往刺宋周時在丹陽僧舍終日危坐未嘗有惰容客前後至者不敢

加害而去澤清疏劾宋周陰撓恢復復草一疏言宋周勸上親征謀危君父疏入舉朝大駭傳諭和衷集事宋周不得已以七月十八日入朝士英不使入對益欲去之而薦阮大鍼知兵宋周曰大鍼進退係江左興亡老臣不敢不一爭之疏入不聽遂告歸詔許乘傳將行又疏陳五事優詔報聞宋周出國門都人士聚觀嘆息知南都之不能久立也明年五月南都亡六月潞

王降杭州亦失守。宋周方食推案慟哭曰：此余正命時也。移居郭外，門人勸以文謝。故事，宋周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削籍，尚有望於中興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僕在懸車，尚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尚何待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為存亡，獨不當與土為存亡乎？此故相江萬里。

字子遠，宋人。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元兵至，竟赴。

死，亦所以死也。世無逃死之宰相，亦豈有逃死之御史大夫乎？出辭，祖墓舟過西洋港，躍入水中。水淺，不得死，舟人扶出之。絕食二十三日，始猶進茗飲。後勺水不下者十三日。與門人問答如平時。竟以閏六月八日卒。年六十八。宋周既死，浙東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等各起兵迎魯王。監國紹興與清兵相拒者一年，人以為由宋周所倡。宋周始受業於許孚遠。

字孟仲，號敬菴，已。

入東林書院馮從吾首善書院之會亦與
為越中自王守仁後數傳為陶頭齡頭齡
講學白馬山為因果說去守仁益遠宋周
憂之築證人書院集同志講肄宋周在官
之日少其事君不以面從為敬入朝雖處
暗室不敢南嚮家居布袍粗飯樂道安貧
聞召就道常不能具冠裳子洵字伯繩能
守其學自號遜齋奉遺書避兵山中云

示秦婿嗣瞻 六月二十二日

信國不可為偷生豈能久止水與疊山只爭死
先後若云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矣庶
幾全所受

時嗣瞻遺書以二數子見商故答詩云云○
案後漢袁閎字夏甫及黨事將起乃築土
室潛身十八年

示洵兒 六月二十四日

子職未伸君恩未報當死而死死有餘悼

絕命詩 六月二十九日

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平

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

湯斌曰先生王文成之鄉而與高忠憲
 顧端文遊其學以慎獨為宗平生於寂寞
 凝一中發其聰明智慮通籍四十年救惟
 穿榻蕭然布素其立朝也秉義據經難進
 易退自曹郎以至總憲前後章數十上大
 約志在振肅紀綱敦崇廉節重仁義而薄
 刑名吏欲申明祖制寺人不得典兵預政
 廷杖詔獄悉當報罷寧人主見為迂闊而
 不敢貶道以從時寧與執爰相齟齬而不
 敢容嘿以阿世慎獨之學以之自修者如
 是以之告君者如是遭際鼎革拜辭家廟絕粒空
 子者亦如是遭際鼎革拜辭家廟絕粒空
 山其從容堅定視生死猶日用飲食也觀
 其語門人曰曾中渾無一事浩然與天地
 同流蓋通微達性之學
 至是而始得所歸宿焉

黃道周字幼平號石齋漳浦人家貧時時
 挾策遠游讀書羅浮山山水暴張墮澗中
 溯流而出遇異人授以讀書之法過目不
 忘登天啓二年進士選庶吉士補編修即
 以終養歸尋丁內艱崇禎初起原官抗疏
 救錢龍錫未幾遘疾求去瀕行上疏語皆
 刺周延儒温體仁削籍為民九年用薦起
 右中允旋進右諭德掌司經局疏辭因言
 已有三罪四恥七不如帝得疏怒切責遂

移疾乞休不許。後屢召對，曰：「言臣今日不盡言，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陛下負臣。」帝曰：「爾一生學問，止成佞耳。」道周叩首起，復跪奏：「臣敢將忠佞二字剖析言之。夫人在君父前，獨立敢言為佞，豈在君父前諂諂面諛為忠耶？忠佞不別，邪正淆矣。何以致治？」帝曰：「固也。非吾湯加爾以佞，但所問在此，所答在彼，非佞而何？」叱之退。是時帝方憂兵事，謂可屬大事者，惟揚嗣昌，破格用之。道周守經失帝意，及奏對又不遜，帝怒甚，欲加以重罪，憚其名高，未敢決。張若麒、阿嗣昌意上疏劾之，帝即貶為江西按察司。十三年，江西巡撫解學龍疏薦地方人才，謂道周堪任輔導，上怒其朋比。逮道周及學龍，廷杖之下刑部獄。道周在獄中，同獄者多來問學，偵事者上聞，詞連孫嘉績、楊廷麟等，而道周改下北寺。戊辰州衛一日，帝御經筵，嘆講官不學，即御書原官起。

用之道周守經失帝意，及奏對又不遜，帝怒甚，欲加以重罪，憚其名高，未敢決。張若麒、阿嗣昌意上疏劾之，帝即貶為江西按察司。十三年，江西巡撫解學龍疏薦地方人才，謂道周堪任輔導，上怒其朋比。逮道周及學龍，廷杖之下刑部獄。道周在獄中，同獄者多來問學，偵事者上聞，詞連孫嘉績、楊廷麟等，而道周改下北寺。戊辰州衛一日，帝御經筵，嘆講官不學，即御書原官起。

用未上而京師陷南渡起禮部尚書陳進
取九策而朝政日非大臣相繼去國明年
三月遣祭禹陵瀕行陳進取策時不能用
甫竣事南都亡見唐王聿鍵於衢州奉表
勸進王以為武英殿大學士道周學行高
王敬礼之特甚當是時國勢衰政歸鄭芝
龍大帥選悞觀望不肯一出開幕兵道周
請自往江西圖恢復以七月啓行所至遠
近響應得義旅九千餘人由廣信抵衢州

婺源令某其門人也偽致降書道周信之
深入十二月至婺源遇清兵戰敗被執械
送江寧幽別室囚服著書絕粒不食積十
四日不死清內院洪承疇惜其才疏救清
主不允臨刑過東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
皇帝陵寢近可死矣監刑者從之幕下士
亦皆死唐王贈文明伯謚忠烈道周學貫
古今精天文曆數皇極諸書所著有易象
正三易洞璣及太函經卒年六十二

方苞黃石齋逸事云公繫於金陵在獄日誦尚書周易數月貌加豐正命之前夕有老僕持鍼線向公而泣曰是為我侍主之終事也公曰吾正而斃是為考終汝何哀故人持酒肉與訣飲啖如平時酬寢達旦起盥漱更衣謂僕某曰曩某以卷索書吾既許之言不可曠也和墨伸紙作小楷次行書幅甚長乃以大字竟之加印章始出就刑

祁彪佳字弘吉浙江山陰人生而英特丰姿絕入弱冠第天啓二年進士授興化府推官外艱歸崇禎中起御史尋請終養歸從劉宗周遊家居九年北都變聞謁福王

於南京王監國或請登極彪佳請發喪服滿議其儀從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南高傑駐瓜洲跋扈甚彪佳尅期往會至期風大作傑意彪佳必無來彪佳携數卒衝風渡傑大駭異盡撤兵衛會彪佳於大觀樓彪佳披肝膈勉以忠義共獎王室傑感歎曰傑閱人多矣如公傑甘為死公一日在吳傑一日遵公約矣驩飲而別羣小疾彪佳竟詆謫以沮登極立潞王為言彪佳

竟移疾去。明年五月南都失守。六月杭州繼失。即絕粒。至閏月四日。給家人先寢。端坐池中而死。年四十有四。唐王贈以保兵

部尚書謚忠敏

勤本曰忠敏世為山陰巨室其淡生堂藏書最富為江南冠家居梅墅而園林池館在廡山其威則甲於越東也夫人南有浙真能文公子二理孫班孫後將兵江上傾家助饒思所以申父志而不得歎賢矣。據遺曰商名景蘭故冢宰商周祚女忠敏。盡節商作詩悼亡去公自垂千古吾猶戀一生君臣原大節兒如亦人情折檻生前事遺碑死後名存亡雖異路貞白本相成亦足見其風際矣。

華允誠字汝立號鳳超無錫人天啓二年進士從同里高攀龍講學首善書院先後旋里遂受業為弟子傳其學四年春從攀龍入都攀龍去官允誠亦告歸崇禎初起轉貢外郎明年京師戒嚴分守德勝門四十餘日不懈帝微行察知之賜白金叙功加俸改職方員外郎五年以溫體仁等亂政疏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其冬以省親歸里居十二年事母色養備至母年八十

三而終南渡起補吏部隨謝去乙酉後屏
居墓田杜門讀易戊子四月有告其不剃
髮者逮至江寧滿漢各執事並以緩言款
之允誠直立南向舉手曰二祖列宗神靈
在天允誠髮不可薙身不可降曰賦絕命
詩遂見殺年六十一其從孫尚濂字靜觀
同執巡撫宥之歸尚濂不肯乃與允誠同
死僕薛成聞主被執長慟不食先一日死
計至僕朱孝亦號哭觸階死

黃宗羲曰先生居恒未嘗作詩蒙難之春
為二律云緬思古則企賢豪海外孤臣燕
雪毛眼底兵戈方載路靜中消息不容毫
默無一事陰逾惜愁有千端枕自高生色
千秋青史在自餘誰殺却勞勞振衣千仞
碧雲端壽歿由來不二者日月光華宵又
旦春秋遷革歲方寒每爭毛髮留詩禮冑
逐波流倒履冠應盡只今祈便盡不堪回
首問長安

徐汧字九一號勿齋長洲人生未期而孤
稍長砥行有時名與同里楊廷樞相友善
魏大中被逮過蘇州汧貸金資其行周順
昌被逮綬騎橫索錢汧與廷樞歛財經理

建言卷之五
之當是時沂廷樞名聞天下崇禎元年沂
成進士授檢討黃道周以救錢龍錫貶倪
元璐請以已代謫不允沂上疏頌道周元
璐賢且自請罷黜帝詰責沂沂曰推賢讓
能蓋臣所務難進易退儒者之風間者陛
下委任之意希注外廷防禦之權輒逮闕
寺默窺聖意疑貳漸崩萬一士風日賤宸
嚮日移明盛之時為憂方大帝不聽沂尋
乞假歸還朝遷右庶子充日講官十四年奉

使益王府便道還家當是時復社諸生氣
甚盛沂與廷樞顧杲華允誠等往復尤契
居久之京師陷沂一慟幾絕雅好交遊畜
聲妓至是悉屏去獨居一室南都立起少
詹事沂以國破君亡臣子不當叨位且痛
宗社之喪亡由朋黨相傾移書當事勸以
力破異同之見既就職陳時政七事倦々
以化思讐去偏黨為言已而乞退及南都
失守慨然大息作書戒其二子曰國事不

支吾死迫矣出居村舍乙酉六月四日聞
郡城破夜自縊僕救之甦至閏六月十一
日遂自沈於虎邱之後河嘗語人曰留此
不屈膝不雞頭之身以見先人於地下閱
三日顏色如生一老僕隨之死郡中赴哭
者數千人長子枋字昭法號侯齋丁崇禎
壬午舉人痛父死節終身不入城市不通
賓客家貧以書畫自給好畫芝蘭亦不苟
作題畫芝有云余山居暇日輒喜畫芝竊
自比于所南之畫蘭墨瀋所成香風可

挹或謂所南畫蘭不著地而子必畫坡石
或此獨遜古人夫吾之所在即乾淨土也
何為不可入畫乎吾
方笑所南之隘也讀書外竟日不出一

語自號秦餘山人雖達官貴人訪之輒踰
垣避去撫軍湯斌字孔伯屏騎徒步叩門
者再終不得見嘆息而去時以枋與宣城
沈壽民嘉興巢鳴盛為海內三遺民枋嘗
豢一驢甚馴而通人意日用間有所需則
以所書画卷置一篋駕於背驅之驢乃獨
行至城立城闈間市人見之謂高士驢至

亟取其卷爭以所需之物納諸篋遂返所居年七十三遂卒于澗上枋第柯字貫時父殉節後柯亦棄諸生浮沉城市晚僦居齊女門簞瓢屢空煎糜煨芋並日而食善屬文尤長於詩兼工書法晚自號東海一老卒年七十五

楊廷樞字維斗幼與同里徐沂交最善乙酉夏聞其殉節即隱居鄧尉山中浙東遙授翰林院檢討廷樞深自韜晦改號復菴

久之四方用兵者群起廷樞負重名咸指目廷樞當事者執廷樞繫獄中慨然曰予自幼讀書慕文信國之為人今日之事素志也丁亥五月大師會鞠於吳江泗洲寺語不屈巡撫重其名欲生之命之薙髮廷樞曰砍頭事小薙頭事大乃擁出至寺橋臨刑大聲曰生為大明人刑者急揮刀首墮地復曰死為大明鬼監刑者為之咋舌門人送紹原購其屍葬焉

勘本曰楊先生雖斗受刑後指盡斷強書
血衣以遺其子有言生平所學至此方快
千古為昭到底不沒豈曰報國無能懷忠
未展是人臣未竟之志辜累朝所授之恩
云云未復附以絕命詩十二章夫先生負
氣不撓死猶湛然首既墜而復能為語正
與蘭坦生事絕相類

陳潛夫字元倩錢塘人家貧落魄好大言
以賊俗崇禎九年舉於鄉益廣交游為豪
舉好感否人里中人惡之嘗與友人陸培
有違言陸氏黨為文逐潛夫潛夫乃避居
華亭曰士貴自立垂不朽豈以翰墨爭是

非哉福王立潛夫傳露布至南京朝中大
喜即擢監軍御史巡按河南潛夫自九月
入覲便道省親五日即馳赴河上所建白皆
不用諸鎮兵亦無至者未幾南都不守往
謁魯王命復故官加太僕寺少卿監軍浙
西乃自募三百人與孫熊諸家軍列營江
上丙戌夏五月浙中防江師盡潰潛夫謂
其妻孟氏妾孟氏曰我為忠臣爾為烈女
泉下羞不惡秉燭書絕命詞萬里關河戎馬奔三朝宮

闕夕陽昏清風涼血菘弘碧明月聲哀杜
宇竟白水無邊留姓氏黃泉耐可度寒暄
獨有乾坤正氣存拜辭祖廟相携至化龍

槁下曰不啻孟氏有此二人拊其背令之
先下乃自沈年僅三十七謚忠襄陸培字
鯤庭仁和人少負俊才羨丰儀善屬文行
誼修謹嘗客華亭主人妾從屏間窺而悅
之遣青衣致意培不答即放舟去登崇禎
庚辰進士不謁選歸而讀書里中多名士
培時初冠出與之上下議論咸以為弗如

也其所為詩文一時爭效之號浙派南都
授行人奉使事竣知國勢已去便道歸家
與其友陸彥龍結壯士數百人謀保障鄉
土清兵至浙謁巡撫張秉貞請兵拒守而
秉貞已與陳洪範謀挾潞王降令曰太后
在此危駕者誅培慟哭去曰事難立矣吾
不死無以報國乃攜家避橫山之桐嶺俄
聞潞王降索酒飲將自裁其妻晝夜防之
嚴乃止一日給其妻他往脫身歸故居鍵

戶自經妻兄子破壁救之甦培大恨曰奈何苦我夜上書辭毋作絕命詞揖其二僕以繩授之曰我為烈士若輩宜成吾志望方林從容就縊死年二十九閩中贈尚寶司少卿謚忠毅

勳本曰鯤庭元情兩先生初以細故起門戶爭各分左右祖乙酉鯤庭殉節而元情起兵西陵於是異立者咸來謝過深悔前此之不相知而不相能也元情乃具疏首為鯤庭請卹謚時益歎為不可及既而陸氏之子夢其父曰若輩小兒恐未知大義自今以逞其與陳氏重叙舊好以永世世吁所謂死者其糟粕不死者其精英邪

劉黃二先生以理學大儒負海內重名其立朝謇諤抵觸僉壬終蹈一死以殉國有明一代罕有其匹其餘諸賢亦能求仁而得仁要皆不負其所學也較之一時感憤矯激不顧其身者大有逕庭焉

同治庚午夏五月
 以補遺之四
 古語
 一曰
 求二而得二
 國者即一
 其立時
 應黃二



